

流金岁月



■郎纪山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在传统的农事活动里，一搭镰收麦，就意味着开始“三夏”大忙了。这是一年中最忙最累最苦的季节，用庄稼人的话说：一个麦季，人得累脱一层皮。老辈儿人话语里的“三夏”指的是夏收、夏种、夏管；因农事催人，容不得少许耽

■王 剑

蓝天下，你挺着金黄的戟。向大地，兑现诺言。

一穗麦穗，是一盏金色的阳光。一千穗麦穗，掀起汹涌的巨浪。

金黄，惊心动魄，铺成了二十四节气里最恢宏、最壮观的乐章。

南风中，谁擎起这漫天的芳香，在进行一场浩浩荡荡的演讲？谁捧出饱满的热情，把大地的恩情珍藏？

麦子，在季节里赶路的麦子，那份执着，时刻打动我们的内心。总让我们想到雨水的丰沛和干旱，想到大地母亲的无私和眷顾，想到天地间披星戴月的耕作，想到食不果腹的饥荒和逃亡。

麦粒，一颗颗美丽的汗珠，带着土壤的质地和本色，在我们的指缝间流动。这朴素的籽粒，才是大地真正的精华。

麦子，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植物，是养育我们几千年的神。它不因人类的傲慢而抛弃

■孙卓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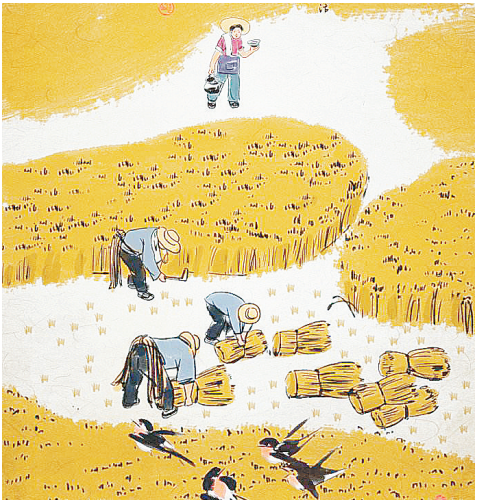
小满芒种布谷鸣，桑葚黑紫杏儿黄。金色麦田翻波浪，丰收喜悦映脸庞。这是我对多年前的麦收印象。

吃麦子

麦子快熟了，布谷鸟也来了。你听，它好像在说：“各家各户，打场垛垛。”

母亲从地里回来，挎着一捆新鲜麦穗。她麻利地收拾好地锅，用剪刀剪掉麦秆，把麦穗摺满一锅。火红的花苗翻腾，不一会儿，小院内就升腾起诱人的香气。又过了十分钟左右，掀开锅盖，香气更加浓郁。铺在簸箕里晾凉，母亲便将一把麦穗轻轻揉搓，颗颗麦粒儿立马滚了下来。母亲敲着腮帮边揉边吹，时不时地端起簸箕上下颠着。我们几个嘴馋的孩子也蹲在一旁帮忙，不断往嘴里捏麦粒儿。母亲笑说：“一帮馋鬼！”煮熟的麦子收拾干净后，我们每人装口袋里一把后就去小朋友那里开始显摆了。接下来的好多天，我们都会喝上美味的麦子粥。

“妈，我上学去了！”没等母亲回应，我



■宋效峰

芒种忙，三两场。芒种前后，老家就开始割麦、打场了，俗称过麦口。

20世纪80年代，麦口不好过，割麦打场要花费半个多月的时间，大人小孩都要脱一层皮，很多人都害怕过麦口。上中小学时，我们还有麦忙假，可以帮助家里大人过麦口。麦收大忙，老少皆知。

一阵干热的南风后，一年的麦收就开始了。天刚蒙蒙亮，布谷鸟一叫，母亲就摸索着起床了。她在锅里添上水放上算子，馏上昨天晚上蒸好的白面馍，再洗几个刚腌好的咸鸭蛋，然后叫醒还在睡梦中的我，反复交代：“一会儿记得起来。东西我都放锅里了。你烧好锅拌上面糊，做好送到南地去，别忘了。”然后，母亲便匆匆地抱着镰刀戴着

麦收时节说“三夏”

搁，又称“三抢”，即抢收、抢种、抢打。

抢收，就是龙口夺粮。老辈人留下很多农谚：“蚕老一时，麦熟一晌”“麦怕大风磨”“打不到圈里不算事儿”。想想也是——头年秋里，一番精耕细作，麦子播到了地里，诸多期盼也播到了地里，像是期待着婴儿的成长。

有农谚说：麦收八十三场雨。八月里的“透场雨”也下了，麦子顺顺当当地种上了；十月里“压根儿雨”也下了，苗齐苗旺；三月里的“灌浆雨”也下了，粒粒饱满。这叫人遂人愿。

沾住农历三月，人们就时常关注收麦时的天气，唯恐遭遇连阴雨。故有农谚说：“三月怕初七，四月怕初一。初七初一都不怕，就怕四月十二下。老鸱湿了毛，麦从水里捞。”一旦这些日子下了雨，人们的心里整天就犯嘀咕。

在没有天气预报的日子里，这也是老辈

人经验的总结。远的不说，1985年、1997年那两年的麦子就是从水里捞出来的。其劳苦艰辛，至今仍是过来人挥之不去的噩梦。听人说，那两年，就是农历四月十二那天下的雨。

风调雨顺的年景，小满节气前后，庄稼人就开始绷紧了神经，如同即将面临一场大战。人们起早贪黑，整地造场、修理农具、缝补粮袋、赶集买菜……开镰割麦，一天两头不见日头。青壮年地里劳作，老幼送水送饭，田野里如同雨前忙碌着搬家的蚂蚁。紧赶慢赶十多天，麦子割完了，运到了场里，垛成了麦垛，庄稼人才稍稍喘口气。

再说抢种。趁墒趁时，时令不等人。“芒种芝麻夏至豆”“麦茬豆，紧跟溜。”秋苗子早种一天跟晚种一天大不同。栽红薯、点玉米、种芝麻、耩豆子……忙完这忙那，一环扣一环，不敢有丝毫懈怠。

秋苗种毕，回到场里，摊麦碾场。烈日

下，一声鞭响，牲口拽着石碾一圈一圈地碾压。石碾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这声音和着鞭梢的脆响在村头庄尾的上空飘荡。这是丰收的歌吟、田园的乐章，自然是欢快无比的。

夕阳西下，麦堆拢起，扬场的老把式试了风向，扎好步子，用木锨把麦粒高高地抛向空中，划出一道道金色的弧线。麦糠顺风飘走，黄澄澄的麦粒纷纷落下，如同下了一场阵麦雨……

麦子收进了圈里，心也收进了圈里。人们回过头来再给早秋作物浇水、除草，给烟叶打杈、抹顶，进行田间管理。当然，这比收打麦子、播种晚秋作物要轻松多了。

一年之中有四季，庄稼人多了个麦忙季。忙着、累着、苦着、乐着，这是庄稼人最为朴素最为简单的人生哲学。眼下又到一年麦忙季，但少了昔日的紧张与忙碌。用老辈儿人的话说：这哪像是个麦忙天。

在季节里赶路的麦子

我们。它在一代代地生长、成熟，被收割、被粉化、被吃掉，然后，再生长。

这就是麦子不屈不挠的轮回。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就是被它，高高托起。

二

麦子是靠它的高贵征服我的。金色的阳光下，我和麦子席地而坐。麦子微笑着，我也微笑着。我们的神情，把六月照亮。

麦子一辈子住在乡下。麦子的历史，就是村庄的历史。在我的心中，住着一片麦田：蚂蚁在麦垄间奔走，布谷在低空飞过。母亲挥动镰刀为麦子送行。火辣辣的阳光下，麦子的颗粒，闪烁着光泽……

带着这个美丽的画面，我走了。走向远方。我是一颗行走的麦粒，记忆里，流淌着麦子的乳汁。

多年以后，麦秸垛消失了，回乡的路也模糊了。但是，再锋利的时光，也无法割去我内心深处那片麦子。

在城市无数个不眠的夜晚，麦子都会如约而至，固执地点亮我诗歌里忧伤的灯盏。

三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麦收，那就是跟打仗似的。

麦收最突出的一个字，就是“抢”。跟节令抢，跟风雨抢。俗话说：麦熟一晌。小南风一吹，麦子一天一个样儿。昨天泛青，第二天说不定就焦麦炸豆，麦穗就掉了。最怕的是遇到风雨，麦子倒伏不说，如果经水发霉，那可就惨了。比如今年的收麦季节雨水就特别丰沛，每场雨都下得让人心急如焚。

我们豫西老家多山地。一般都是在六月初开镰，人工收割需要十天时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那个时候都有一个麦假，是专门为农村学生放的一个假，所有人都无条件地回家帮助大人抢麦收。

我家有四块麦地：流水坪、里洼、过风腰和三尖地。割麦时最辛苦的是过风腰，因为要走很远的山路才能到达。最下力的是流水坪，这块麦地土质好、墒情足、麦秆壮，因此收割时要费点力气。下地早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时候麦子泛潮好割，而且可以防

麦收往事

眼在母亲后边捡地上的麦穗。父亲也来了。他熟练地三两下就把麦子扎成捆，一捆捆码在架子车上，不一会儿就装了好高一车。用绳子由后往前捆绑结实后，父亲便架着车把，肩膀套上车轭，梗着脖子使劲往前拉，我和母亲在后边推着架子车。把架子车推到路上后，我和母亲就会拐回来，她继续割麦子，我则在刚才装车的地方用耙子把散落地上的麦子搂成堆。脚脖被麦秆茬扎出一道道血印子，看着母亲弓着背不停地挥舞镰刀的辛苦样子，我不好意思喊疼，默默地拉着耙子从这头走到那头。

大姐送来早饭和水，我们便在麦田里草草吃饭。日上三竿，麦子被晒得焦脆。怕麦穗断落在地上，我们会停下来。然后，大人去打麦场里干活，小孩子拿个编织袋去路边捡拾掉落的麦穗。

割麦子

天刚蒙蒙亮，我极不情愿地被母亲叫了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眠，我扶着母亲拉着的架子车迷迷糊糊地向麦田走去。

麦田里已经热闹起来了。镰刀挥舞，“刺啦刺啦”的声音像极了庆丰收交响乐。大人身后的麦子已经一堆一堆地排起了队伍，我



垛麦秸垛是个技术活儿。因为秸秆光滑，垛不好就会倾倒，费时费力；还讲究四角平稳、下宽上窄。父亲负责踩垛，母亲和四叔四婶用木杈挑起来往上添加，每一杈放哪儿都得听父亲的。渐渐地，麦秸垛就一层一层码到接近树梢，最后再用破旧塑料布把顶尖盖上。

大功告成！父亲顺着树干滑下来的时候黝黑的脸上挂着汗珠，可他全然不顾，而是双手叉腰，乐呵呵地欣赏自己的作品，同时还满脸喜悦地向邻居们炫耀：俺家垛的麦秸垛如何如何好看——肚大尖圆，四角平稳。母亲、四婶则微笑着把麦秸垛周围不规矩的麦秸秆拽下来，修饰一下父亲的“作品”。我们这些孩子就在平整空旷的麦场里学骑自行车、捉迷藏，打闹着追逐着，银铃般的笑声传遍四方……

垛麦秸

近一个月的辛苦劳作后，麦子颗粒归仓了。而那些剩余的麦秸就要被垛到一起，用来日常烧火做饭。

过麦口

草帽先走了。父亲也早就起来了，他正在给家里的黄牛添料喂食，让它吃饱喝足了好好下地干活儿。一会儿，父亲把早已准备好的木锨、扫帚、扬杈、耢耙等农具放到架子车上，套好牲口，疾步走向那丰收的麦田。

父母走后，我迷迷糊糊又睡着了，忽然一阵高亢的叫卖声——“打豆腐了”将我惊醒。我一个机灵翻身下床，赶紧慢起，手忙脚乱地总算把饭做好了。吃过饭后，我和弟弟妹妹挎着竹篮、拎着瓦罐去地里送饭了。

收麦是一件大事。父母心劲儿高，千起活儿来十分卖力。当我们一路打闹着来到地里时，太阳还不算毒辣，但一地的金黄已在父母“唰唰”的割麦声中悄然倒下，变成整整齐齐的麦秆，一堆堆地码放在田里了。

母亲责怪我们只顾贪睡来晚了，吃着馒头又不忘夸我几句：“好男儿不吃十年干饭，一只蛤蟆四两力。中了，能帮爸妈干活了。”听到这话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得意。于是，我也拿起镰刀，在父母的示范指导下，弯着腰，左手抓麦秆、右手拿镰，把镰刀放在麦根处用力往后一拉，麦子就顺势倒下了。别说，还真干得有模有样。割麦是个体力活儿。由于不得要领，我的割麦速度慢，麦秆也堆放得乱七八糟，麦茬更是参差不齐。更要命的是，我的胳膊被麦芒扎出了一道道血红的印记，痛痒难受；脸也被毒辣辣的太阳晒得通红，汗水渍得眼睛也睁不开；手上也磨出了血泡。不一会儿我便两腿发软，累得瘫坐在麦秆上。这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

瓶啤酒，吃几个变蛋，和邻近场地的老少爷儿们说上几句笑话，讨论一下今年麦子的收成。我们在碾过的麦场上打滚、疯跑，整个麦场充满了欢快的笑声。

麦子碾要一遍，要用木杈翻一遍，再晒一阵，然后再碾一遍。碾完两遍，我们就开始起场了。麦秸秆都挑完了，就用木板、铁推子把场上的麦子收拢到一块儿，推麦子时都是小跑，你追我赶，热火朝天。那场景，仿佛还在昨天。

接下来就要扬场了。扬场要趁风，没风就没法扬场。扬场是技术活儿，所以通常由父亲这样的农家好把式操作。母亲则在旁边待麦粒刚落下时用扫帚拂去麦粒里混杂的大粒麦糠。这一扬一拂的配合轻松流畅、细致默契，像是两种乐器的合奏，此起彼伏，错落有致。在晚霞铺满西天时，圆鼓鼓透着光亮的麦粒堆成了小山，在霞光映照下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充实而慰藉着每个庄稼人的粮仓和心田。

天色渐晚，风也停了。由于麦场里还有没扬完的麦子，父亲索性睡到场里。晚上，月朗星稀，劳累了一天的人们终于可以休息了。男人们凑到一块儿谈谈丰收的喜悦、说说秋季的庄稼，兴致高的时候也喝点儿啤酒。夜深了，大人们手中的烟还一明一亮，我们小孩子早已呼呼大睡了。

如今，过个麦口也就三两天的事。虽然离开老家二十多年了，可我始终忘不了麦收的情景。

心灵漫笔

校门口的等待

■张一曼

很多个晚上，我都会站在儿子的校门口，等着他向我走来或是跑来。

守在路边，看树的影子在街灯里影影绰绰。风里雨里，空气里飘过白雪、落过花香，孩子们的谈笑声在这里驻足，然后消散，和校园内的老师一样，留下三年的谆谆教导，在最后的日子里轻言一声“再见”。

家长们三五成群地聊着，谈论彼此的孩

子，谈论着和高考相关的一切。我很少加入他们。看着大部分家长脸上写着的凝重或焦虑，我总会想起给儿子说过的话——没有哪一天是最重要的，每一个日出和日落对我们的生命都很重要。

距离高考不到一周时间的一个夜晚，细雨蒙蒙，我又一次在校门口等待。和往日不同的是，有报考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分发报考指南宣传页。接过宣传页的一刹那，我的心动了一下——过了这个暑假，儿子会去到哪个城市呢？会去一个什么样的学校、遇到什么样的同学和老师？未知的一切会带给他怎样的人生呢？这样想的时候，我心里竟生出一丝从未曾有过的紧张。还好，我的自我怀疑没有持续太久，还来不及生成焦虑。

细雨绵绵，有风吹动。我抬头看街灯里的树，枝叶依然影影绰绰，枝枝杈杈上是深邃的夜空。夜色无边，我不得想起了这十八年的短暂时光。

想起自从怀了儿子后，我每晚睡前都会给他唱歌，想起儿子的出生带给我的疲惫和喜悦。

想起儿子吃饭时开心的样子，想起陪他玩耍时那小小的身影，想起幼小的他带给我的欣慰和忧虑，也想起我对爱和陪伴的信任与坚守。

想起儿子初次学到知识后眼里的光芒，也想起后来那光的暗淡；想起我对他的约法三章、我的允许和宽容，以及我的每一句承诺、每一次兑现。

想起儿子的平和与善良，想起他给我的生命不断加持的力量，想起他和我谈起要好的朋友和喜欢的女孩子，也想起在他步入青春期后苦闷迷茫的日子里我心疼却无力的陪伴。

想起高中生活对儿子产生的魔力，想起他和我每一次聊天时流露出的对周围人的尊重以及他的叛逆却不逾矩，想起十八年来儿子给过我的每一个拥抱和他依然保持的善良与平和。

回想至此，我那瞬间的疑虑也消失了。当初，我把儿子带到这个世界，便是希望他能体验属于自己的生命历程。无论高考前还是高考结束，无论暑假过后会去到哪一座城市、会遇到什么人，都是他生命中该经历的。往后的日子里，我们依然会遇到不同的人 and 不可预知的事，只要认真对待生命里的每一天，就能守得心底的一片安宁。

村头那棵桑树

■赵根蒂

远远就望见那棵桑树，多年不见，它更茂盛了。站在麦浪起伏的田边，它像是一个老人，正给一群孩子娓娓讲述久远的往事。

20世纪70年代初，饥饿让孩子们瞄上了村外的那棵桑树。五月，桑树枝头挑起了一盏盏小红灯笼。渐渐地，小红灯笼颜色变深，红得发紫。“黄栗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麦风凉。”一颗颗饱满的桑葚成熟了，颗粒密密匝匝拥抱成一枚椭圆的外形，挂在枝头摇摇欲坠。

放学了，孩子们呼朋唤友来到桑树下。大桑树就像一位老爷爷那样慈祥，一任孩子们攀缘而上，穿过树枝、摘下桑葚，塞进嘴里轻轻一咬，顿时，酸甜的汁液满嘴横溢。在树上，我们放开肚皮，直到桑葚的汁液把一个个小嘴都染成了紫黑色，才溜下树来。大人见了就吓唬我们说：“桑葚有火，看看嘴唇都成黑的了，说不定肚子里也黑了，八成是中毒了。”这可把我们吓得不轻，忐忑不安地消停了好些日子，一任那些好吃的桑葚被鸟儿大快朵颐。

不过，我们发现，村里有一棵桑树上结的桑葚成熟后是白色的，远远望去，犹如满枝的蚕宝宝在风中蠕动。待到完全成熟时，桑葚闪闪发亮，像是一串小小的白玛瑙，白色中又微微泛紫，晶莹剔透，十分诱人。我们觉得白桑葚应该不会把嘴吃黑，也不会把肚子吃黑中毒，于是小伙伴们就暂时转移阵地，来采摘这些白桑葚吃。只是记忆中，白桑葚虽也酸甜可口，但与黑桑葚相比，总是少了那种一咬一口水的充盈，且甜味也没有黑桑葚浓。那棵白桑葚树有些高，对爬树水平的要求自然要高。虽说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但没两把刷子还真不容易爬上去，我们还要制作一些工具把树枝折下来才行。待过一些时日，那因吃黑桑葚的黑嘴唇恢复本色后，孩子们心里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于是乎，大家又卷土重来，重攀旧树，把一众灰喜鹊、花喜鹊等撵得围着大桑树乱叫，不敢靠近。

那时，在乡下，像大枣、柿子、桃子、杏这样的果子遍地都是。还有芥菜菜、面条菜、灰灰菜等，当时根本不觉得有多好吃、多有营养，大家都吃得腻烦。谁能想到，随着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当年渴望顿顿能吃到的大鱼大肉已逐渐吃得腻烦，替乡下田野里那些当年吃得腻烦的野菜、野菜、草根则成了现代人的“香饽饽”。尤其是超市货架上那小时候让我吃得嘴唇发紫的桑葚，摇身一变，竟端坐在包装精美的盒子里，标价高得令人唾舌。每每观此，除了想念小时候在大桑树上快活采摘桑葚的时光，我还常常感叹：谁说咱穷、没品位，咱们乡下人那些年吃的都是高级绿色食品！

时光如白驹过隙，当年在大桑树上嬉戏的少年回来了，已记不起多少年没吃过桑葚了。